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生命属于 音乐的歌手

罗治台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非外借

全民微阅读系列

生命属于音乐的歌手

SHENGMING SHUYU YINYUE DE GESHO

罗治台 著



江西高校出版社

JIANGXI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命属于音乐的歌手 / 罗治台著. — 南昌 : 江西
高校出版社, 2017.9

(全民微阅读系列)

ISBN 978-7-5493-5993-6

I. ①生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小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
—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17253 号

出版发行	江西高校出版社
社 址	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
总编室电话	(0791)88504319
销售电话	(0791)88592590
网 址	www.juacp.com
印 刷	北京一鑫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	700mm × 1000mm 1/16
印 张	14
字 数	134 千字
版 次	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493-5993-6
定 价	36.00 元

赣版权登字-07-2017-109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本社印制部(0791-88513257)退换

目 录

人啊人三题	/001
变性	/012
废墟	/015
践约	/018
山道弯弯	/021
离婚进行曲	/025
那照片删除了	/028
告别	/031
虎哥的故事	/034
麻将	/036
女诗人的浪漫故事	/038
车变	/041
族规	/043
老手机	/046
手机信息的浪漫	/049
铁匠	/051
也浪漫一次	/054
夏夜	/056
都市男女(四题)	/059
故乡人物三题	/071
低保	/079



山雀	/082
座位	/085
慧慧师太	/089
婚姻降幕之理论	/092
短信一案	/094
五十年的梦	/097
卞师傅教子	/100
“砍”出来的亲戚	/102
请不要告诉别人	/106
“老舞”	/108
留住青山葬忠魂	/110
靠山镇旧事	/113
吊扇装在传达室	/116
收藏雅兴	/119
捐款变奏曲	/122
生命属于音乐的歌手	/125
还乡	/127
杀手	/130
谁更贱	/133
我的青春我做主	/136
我是 80 后我怕谁	/138
就业	/141

做生日	/145
夜话	/147
农家腊肉	/151
农民穆老阔	/153
毛屠夫	/156
篾匠	/159
裸行记	/162
车祸	/165
奖酒促销	/168
邂逅	/170
盲区	/173
贾局长的“谱”	/176
感谢噩梦	/178
“胡导”其人	/180
退伍之前	/183
莫望	/186
投资环境	/189
谁的红包分量重	/192
随礼	/194
民主推荐	/198
村规	/201
荒诞事四题	/205



人啊人三题

色

那天,欢欢对我说,土冒呵,你有情人么?

我说,情人,啥情人?

欢欢说,讲你土冒哇还真是土冒,情人都不懂,情人情人,哎,就是“里格啷”。

“里格啷”我懂,是我们这儿的土话。我就摇了摇头说,没有!

欢欢跟着摇了摇头,还不无遗憾地说,土冒哇,你落伍啦。

落伍了么?我问。

现在,全地球都流行找情人!哎,你自己想想,是不是落伍了?

我望着他,不知作何回答。

欢欢又说,土冒哎,你晓得么,没有情人的男人不是好男人!

我有些吃惊,说,这话是谁说的?

欢欢说,仑破拿,没错,就是仑破拿!

我摇摇头:没听说过。

欢欢说,我知道你没听说过,一个洋老头,很著名的。

我灵魂出窍,突然想起来了,说,好像这老头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

欢欢听罢,说,哎呀,土冒啊你又落伍啦,那是他老爷爷拿破



仑的语录,他仑破拿的语录就是没有情人的男人不是好男人。

欢欢文化比我高,他中学毕业,我没毕业,我说不过他,就直截了当地问,欢欢呵,你也有情人么?

有哇!

有几个?

欢欢举手一比画,说,咱可比不上大款大腕,就三五个吧。

我说,欢欢呵,你牛嘞。

欢欢得意了,说,土冒呵,想不想跟上时代新潮流啊?

啥时代新潮流呀?

唉,我说了半天对牛弹琴了。还不明白,找情人呗?

怕不好吧。

有啥不好? 新潮流嘛!

我想了想说,新潮流,那我就学呗。

欢欢伸出一只手说,好,想学拿钱来!

还要钞票?

都啥时候了,啥事不要钞票啊? 告诉你,找情人更要舍得花钞票!

我头一摇,说,花钞票就不找啦。

欢欢不高兴了:土冒啊,你不光土,还抠门哩。

我说,不是抠门,是实在掰不开哟,你不见啥都在涨嘛,就是工资没涨。

欢欢说,真不想找?

没钞票!

欢欢想了想又说,其实不花钱也是可以找的。

有不花钱的?

有哇! 譬如老同学啥的。



一听说是找老同学之类,我便泄了气,说,不找啦!

为啥又不找啦?

找情人总得找个好看的是不?

没错,是该找年轻漂亮的!

这就对喽,我所有的女同学,脸皮都打皱了。去年同学聚会,以前全班公认的校花,没想到一见面美好形象全没了,现在一点崇拜和念想都没了。

不晓得另开门路,譬如——

譬如啥?

你不是爱好打麻将吗?你就不晓得在麻将圈子里找找?

如今美女都跑到开发区打大炮赚大钱去了,谁还在乎块把钱一小炮的麻将啊?

倒也是。

所以不找啦。

不找可不成,现在正流行找情人。

我摊摊手说,可是,流行到我这儿就流不动行不通啦。

欢欢说,咱是哥们,再困难也不能流到你这儿就止住了,是不?

我无言。

欢欢一拍我的肩膀说,有了,土冒哇,赶明儿我给你介绍一位好不好?

我点点头说,只要不花钱。

欢欢说,放心,不用花钱。

数天之后,欢欢给我打电话:土冒啊,给你物色到一个了。

这么快啊?

嘿,一句话的事儿。



啥时候见面啊？

欢欢哈哈大笑，说，着急了是呗？明儿下午四点月芽公园，可要记住哦。

记住了。

记住了就好。

我突然想起来了：喂，欢欢，你是线人，明儿也得去哦。

欢欢说，我就不必喽。

你不去，怎么接头哇？

到时你就知道了，你俩应该认识！

搞了半天，是熟人哇！

土冒啊，你不是说第一次找情人吗？第一次就整个熟识点的，等有了经验之后再给你弄个生疏点的，循序渐进嘛。你说是不是啊？

这个墨索里尼样的家伙，总是有理。

欢欢又提醒说，记住，明儿下午四点，坐在月芽公园歪脖子槐树下面手中拿着《情人大全》的女人就是。

我说，记住了。

二天，我提前赶到约定的地点，男人嘛。可是，一瞧手持着《情人大全》的那个人姗姗而至，我就赶紧溜了。

我溜到僻静处就拨通了欢欢的手机，愤怒地说：欢欢吗？你到底安的啥心啊？

欢欢不恼，反而乐了，还在电话那头高叫着：老婆哇，我赢啦！

我更火了，你和你老婆叫啥叫？你又赢了啥？

欢欢笑得差点儿岔了气，说道，我和老婆打赌，说天下的男人女人，没有不想找情人的！我老婆就和我抬杠说，只要我把土



冒两口子都弄去会情人了，她就算折服了。怎么样？见着嫂夫人了吧！

权

崔吹说，任何人都生活在圈子里。

我想了想，还真是这么回事。

崔吹又说，大家都想进我们的圈子，可我们的圈子不是啥人都能进的。

崔吹的话没错，他们的圈子很特别，只有几个人。不过，进了那个圈子就可以吃香的喝辣的。谁都想进，我也想，可就是进不去。

崔吹说，沙冒呵，想不想进我们的圈子？

我说，想啊，咋不想呢？做梦都想嘞，想死我啦。

崔吹说，想就行动呗。

我说，我不知道咋行动啊。

崔吹疑惑地：沙冒啊，不至于吧？

我说，是真的哎，崔头，你教我吧。

崔吹说，教你没问题，可你拿啥谢我啊？

我说，请你吃饭，还喝酒，成吗？

崔吹笑了，说，沙冒啊，你真行嘞！革命就是请客吃饭加喝酒。啥时候请啊？

我说，你是头，你定吧。

崔吹说，啥头不头，彼此彼此，就定在这个星期六吧。

我说，好，就星期六。星期六好，就玩它个天翻地覆！

崔吹又笑了，沙冒啊，你好悟性哩！都快成高手了，上哪些项目啊？

我一拍口袋，豪情万丈地说，由你做主。

崔吹说，有你这句话就行啦，咱哥们，一切好说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转眼就到周末了。

星期五晚上，崔吹与我联系，说明儿就是星期六了，你还记得吗？

我说，咋不记得呢？信用卡全准备好了，到时尽管刷。

崔吹笑了，哈哈，哥们还真是个有心人。

我说，崔头啊，人员与地方定好了吗？

崔吹说，好了好了，早就好了。地点是“天堂鸟”休闲中心。人员吗？不多不少，加上你我，刚好九个人。

我说，九这个数好，好啊，天长地久。哎，明儿几时？

崔吹说，明儿上午老板有点事，就下午两点吧。末了，崔吹又补充说，明儿都是重量级人物，你可要好好表现呀！

我说，崔头请放心，明白了！

第二天下午，还不到两点，我首先赶到那儿，接着崔吹来了，别的人也相继来了。崔吹一一做了介绍，这伙人不是“肿”（总）便是“胀”（长），衬得我干瘪瘪的好惭愧。最后一位是帽子。他一出现，所有的人都迎了上去。崔崔赶在最前面谦恭地说，老板您早啊。

帽子扬扬手说，大伙儿早。

随后，崔吹把我介绍给帽子，说这位是沙冒，我的朋友。

帽子就伸出肥腻的手与我象征性地一握，说，欢迎，欢迎，小崔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。

崔吹小心问帽子，老板，先玩啥？

帽子说,玩保龄球吧。

九个人包了三个球道。几局之后,帽子说,太累了。

崔吹说,确实累,打麻将吧,麻将不累。

帽子说,这个建议不错,好,就玩麻将。

于是四人为一桌,正好多出一人。我不想上场。

崔吹向我使眼色,还说,沙冒啊今儿你为东,不上场可不行。

我理解他的意思,牙一咬,舍票子陪圈子!

我给帽子点了几炮。帽子乐得呵呵笑。

帽子高兴我也高兴,我知道想进圈子就得把帽子陪乐。

几圈下来,帽子瞄了瞄表,伸一个懒腰说,该开饭啦。

山珍海味,杯盘交错之中,大伙已酒醉饭饱。帽子剔着牙。

崔吹打着酒嗝说,保龄球练过了,麻将也玩过了,该来点轻松的了。

我说,好,就搞点轻松的。

崔吹说,卡拉 OK 轻松。

就要了一个包厢,并各点一位小姐陪唱。于是,包厢内充满着《现代爱情》《糊涂的爱》等男女的对唱。

唱着唱着,人们都成双成对地出去了。

包厢内只剩下十号小姐和我。十号放下话筒对我含情脉脉地说,先生,我们也出去吧。

我说,出去干啥?

十号奇怪地说,开房啊,先生是第一次来吗?

我点了点头。

十号听罢“哧哧”地笑了,说真没想到,今儿逮着一个外星人。说着就往我身上蹭。

她的浪笑,让我周身起了鸡皮疙瘩。我便本能地将她推开



了。

十号见我如此，脸色大变，随后哀戚地说，先生要是这样，老板会认为我无能炒我鱿鱼的。

我的心软了，对她说，房就免开了，钞票我照付。

十号转戚为笑，并往我脸上一“啵”，说先生您真好！

第二天，我问崔吹，能进圈子了吗？

崔吹答：老板说昨儿你没有开房，所以还要继续考察！

财

不知是不是巧遇，隔老远，乐乐向我走来了。

他拉着我的手：“石冒啊，你想发财不？”

听说有财发，我想也没想地答：“想啊，冯巩都说，我想死你啦！”

“瞧你，定是搞多了路，糊涂了。人家冯巩是讨好观众多拉票。我是问你想不想发财？”

“发财？想啊，傻瓜才不想！”

“石冒啊，恭喜你，终于不傻了。”他使劲握着我的手。

我用力抽了出来，不满道：“你的意思是，以前我傻？”

“有那么点儿。”

“啥时候？”

“小学时。你忘啦？有一次你捡到两块钱。”他拍拍我的肩。

“咋啦？”

“给老师了。”

“交给老师错啦？”我想起了“我在马路边拣到一分钱”的歌

曲。

“错是没错！不过，落了个雅号。”

“啥雅号？”

“石头脑瓜呗！”

我骂道：“我去，外号还不是你小子送的，还好意思提起。”

乐乐见我生了气，坏笑道：“哈哈，哥是怕你忘了儿时友谊，要知道，记忆总是偏爱外号的呀！”

我被他逗乐了，说：“少年的事咋会忘呢？”

“你还记得？哎，记得就好。”他突然带着感情地问，“石冒，告诉哥，这些年，你混得还好吗？”

我如实回答：“一般般”。

“啥叫一般般，哥问你，有房吗？”

“有啊，和爸妈住在一起。”

“呵呵，石冒，你变了！脑瓜不‘石’了，晓得幽默了。那哥再问你，有情人吗？”

“有啊，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还在一起生了个男孩。”

他轻轻给了我一拳：“得了得了，不用再问，哥晓得你是没车的了。”

“谁说我没车？一台 125 摩托，单位配的。”

“哈哈，那也叫车？”他突然一声长叹，“唉，石冒啊，真没想到你活得好潦倒哎！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是不是你把眼睛瞧啊！你没想到吧，和我们一起长大的，像卞混混、匡赖皮他们都五子登科了哩。可就你家一子独秀！俗话说打麻将三缺一少味。过日子五缺四，你说咋过嘛？”

“咋过？想咋过便咋过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

“瞧你瞧你，小时候的石病又犯了是吧？依哥看，你家准是缺钞票。缺钞票的人火气大，这是铁律，没错吧？”

还真让他猜中了，爹妈那年下岗后，双双得了慢性胃气痛，至今还常犯。儿子上高中要花钱。老婆原在超市打工，后来只好辞了职照顾老人。全家就靠我一人的工资。

“石冒啊！依哥看，你家好像除了孩子还缺四子，严格讲哩，只缺一子——票子。只要足了票子，什么位子（置）、房子、车子都能买到，孩子也能进贵族学校。”

“这还用你来教吗？”我打鼻孔里哼了一声，“一个农电电表抄收工，上哪去弄钞票？”

“别伤感好不？石冒，哥瞧你是个发财相哩。”

“发财相，在哪？”

“在你身上，哥观你五官周正，又搭配得当，特别是鼻子长得好。按照五行说法，鼻子居中为土星，土生金。你鼻子高隆，藏着财哩。关键是要适时开掘。怕只怕你石头脑瓜不开窍哎！”

没想到几年不见，乐乐学会了看相，讲得还头头是道。我便收敛了讥讽的意味，向他讨教。

他来神了：“指点谈不上，得看你的悟性。俗话说，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石冒你还记得吗？我们小镇后靠青山，前临小河。儿时，我们结伴上山拣枞菌扯竹笋，下河摸鱼捞虾。当然，都是小儿科了，当下嘛，嘿嘿，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？国外有个加拿大，国内有个大家拿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明白了。”

“明白了就好。”

“好啥？”

“好发财呗。”



“你真会说笑,我都四十好几了,彩票买了一大把,可是连末奖都没中过。”

“那只怪你单枪匹马想吃独食。告诉你石冒,当今不是独行侠的年代,搞钱单打可不行,要靠合作共赢。”

“合作?谁愿啊!我一没资金,二没好爸。”

他略一沉思,像突然想起一件事来:“石冒啊,前晌有位老板邀我合伙做买卖,你想不想参加?”

“他又没邀我。”

“哥邀你还不一样?实话说吧,那老板和哥是铁哥们。哥的铁哥们也就是你的铁哥们!一句话,你干不干?”

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?我忙点点头说,“干干干。”

他向我伸出手:“好,哥们合作成功!”

我忙握住他的手,问道:“啥时见合作老板啊?”

他听罢放声大笑,笑得肆无忌惮:“哈哈,在金钱面前没谁能淡定!这是格言。”

“谁的格言?”

“乐乐我的!”他诡异地笑了,接着又道,“等哥的好消息,拜拜。”

数天之后,等来了乐乐的电话,他说老板约我本周六晚六点在本镇皇都茶馆见面。

那天,我脱下工作制服,换上一套看家西装,匆匆地准时赶到约定包厢。

没想到那老板我认识,是我管辖内的用电客户——同乐红砖厂老板劳一巴。

可是,一交谈,我便傻眼了,原来他的合作项目是,要我帮他窃电!